

南方地理志

商略詩選

南 方 地 理 誌

商 略

前 言

此书付梓之勇气，来自于《南村故事》。早在01年下半年，就有把自己的诗歌整理成册的想法，当时懒了懒，终未动。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想法一直存于心中。直至今年，当《南村故事》完成将近五十首时，才觉得以前没有搞诗歌选集是对的。现在看来，过去所做的绝大部分事，包括阅读和思考，练习和尝试，都是为了今天叙述这个庞杂无比的《南村故事》而准备的。

03年下半年，我就开始《南村故事》的写作。期间断断续续，时至今日，还在不停地写。在此过程中，总觉得自己似乎不是在写诗，而是在重新构造一个原本已经失去的年代，并在构造中怀念，怀念旧时光，怀念乡村公路，怀念露天电影，怀念旧时的玩伴和同学。同时，还抱着一种让逝去中的事物成为纸片上小永恒的想法。在写作中，因对“故事”的庞杂程度估计不足，对叙述节奏和语言把握也失去了严格的控制，故未能达到理想之效果。

《南方地理志》则是新近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乃至写完以后，自我感觉都不甚好。若说是地理，也仅在地理之上稍作松动，并非整个地、像用犁耙一样去翻开大地的表层，露出过去的岁月。在我看来，《南方地理志》是对《南村故事》的一次全面观照和深刻解剖。

书中的《小仓山》、《烈士陵园》、《新诗经》诸小辑，并非是写作以来自己最满意的那一部份，之所以收入其中，是因为这些诗歌对于我的诗歌写作有着特别的意义。诗歌写作的行进图是一条条简单曲线的累加，从此端到彼端，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和尝试，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但我是喜欢这些诗歌的，这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我诗歌写作生涯中的每一级台阶，我也曾站立于这

些台阶之上。

写作是件寂寞的事，尤其对于诗歌。好比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就要为漫长的旅程准备很多东西，除了准备大量的阅读、思考和实践，还得准备承受巨大的孤独。其实我们的一生，能够做着这些事已足够了，无论我们的火车能不能抵达理想的终点，我们只须在行进中，记录我们所看到的，记录我们所经历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南村这个业已消失的村庄已经矗立起一个大致的轮廓了，但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和事填补其中。我会用生命里剩下的那部份时间，继续去构造，直至让它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适宜居住，成为我们“纸片上的小永恒”。

商 略

2005年7月21日于余姚

目 录

第一部 南方地理志

南方地理志 -----	1
南村故事 -----	9
烈士陵园 -----	34
乌有乡 -----	40
写作和农事 -----	46

第二部 小仓山

小仓山 -----	53
新诗经 -----	65
干草车 -----	78
音乐的启示 -----	85

第三部 开 合 开

开 合 开 -----	93
值班记录 -----	99
献给尘世中的姐姐 -----	105
异域情书 -----	128

第四部 这是，那是

这是，那是 -----	136
石凳子 -----	145

敲钢筋的民工 -----	152
梦境 -----	159

第五部 诗歌笔记

保持诗歌写作中“内心的真” -----	166
环境和情境 -----	168
语境和道德 -----	170
黄金的绳索——诗歌中的叙事功效 -----	173

第一部 南方地理志

南方地理志

1、

每一条不同的河流，都在相同的地方
拐弯，形成一片僻静的阴影
岸边植物茂盛，蜻蜓在水上飞

早晨的水汽，迈动小足
它柔软的步履，把世间的孤独
一点点移植至梦境之中

我在水边站，恍惚地
清点漂过河面的白云，清点春天之上的浮光掠影
清点我所经过的若干岁月

我的衰老和死去，已不可避免
轮回在行进
植物枯死，发芽，又开出来生的花

2、

我所见过铁壳水泥船
已沉没多年
撑船的老大，也死去多年，河流无声

他怀有一颗破碎的心
天天行驶在去县城的河道上

煮螺蛳，饮酒作乐

他听水声，看着群星向身后倾斜
村庄在月色之下
露出了它低矮而庞大的睡眠

铁壳水泥船，都是在那一年的夜晚
集体消失的，如同它们在水底的默契
多年来，铁已腐烂，而水泥却更加坚固

3、

我一直在这地理之上，
做无目的的漫游。
平原、丘陵和纠缠不休的河流
仍不能填补我多年的饥饿

我在每一粒泥土之下，
留下我的骨殖
我生下我的儿子，
繁殖了往昔的生活痕迹
他恬静而又纯洁，
如同每一个典型的南方早晨

他会活下去，说他的话，走他的路
他活着，就像每一个人
他会喜欢上怀旧，
或许也会喜欢这地理之上的历史

4、

我总是在日出之前，登上高岸
去看雾汽中的村庄和田野
草叶在脚边，下垂着清凉的露水

河流上的船只，漫无目的地荡
系在埠头边
圆拱形的舱盖上晾着渔网，和换洗下来的衣裳

这是个快乐而又淳明的年代
花草树木欣欣向荣，叶子上不带一点尘土
日头升起，在枝叶间，静静地转换
光和影

这一天的生活，和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准备农具和茶水，去七里外的田地收割

5、

我曾热爱生活，但如今对世事绝望
这一切却与地理无关
我在地理之上，是那么的短暂和微不足道

我也曾热衷于制作植物标本
分析它们的习性、功效和存在的意义
它们在世间的安静，它们的枯和荣，和我似有相通之处

6、

某年。月。日

我注视正午的阳光，窗外植物的枝叶晃动着
似乎我所经历的夏天重又来临
我在水边闻着水气
闻着烧酒浸制的杨梅

赤足在泥岸上走，阳光下，我的身体散播着淡淡的光
从水中摸上来的蚌壳类动物
正在脸盆里散发着热
微微开合

7、

时光不曾老去
它在我死去时保持中立
它只在我活着时产生意义

地理在表面改变
河道变小，道路变阔
我在街上所看到的，是五湖四海的人

在地理消失之前
我曾向出生的年代表达过我久远的饥饿
但无人听见

8、

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只昼伏夜出的巨兽
游荡在每一个村庄和河流之间

我曾在丘陵之阳栖息，和凝视

月光照在世间，无彼此厚薄
也无时间远近之不同
此时此地，有永恒。是静下来，听一根针落在地上

是听植物呼吸，昆虫鸣叫
乡村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小卡车
它的光，它所带走的事物，一度让我悲伤

我已无法保持过去的生活
只能在夜晚，和另一个死去多年的我，交换适量的回忆
用久弃不用的词语，或者感官

9、

若干年后，我们重返，这地理之上的面貌
我们徒步，用记忆之犁
翻开那些逝去多年的人名、建筑和在围墙上的大幅标语

所有轻巧之物都已被我们丢弃
留下了黑而笨重的黄家大院、改建的公社
和堡垒那样坚固的氨水台

我们还留下我们在此生的遗骨
我们已懒得再说什么
我们已看不清眼前的事物

10、

历史，在夜色中
保持着模糊的轮廓
如同所有的飞鸟
总能找到落脚之处

若我至今还活着
应是哑而瞽者
是易被忽视的其他人
也是石碑上的姓名
被一层层描上
夜晚的黑

11、

我所居住的南方，是我早已忘却了的
在我心里，是另一个南方
是一小撮繁殖和成长着的息壤

日长夜大，一天比一天辽阔
河流和水草遍布其间
稻田上，低低地掠过春天的燕子

我在其间生活，和回忆
用近四十年来理解，其中的地理和历史
死去者蜕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

12、

当他们让我读书时，我歌唱
当他们让我歌唱时，我沉默

当他们说起历史时，我正回忆地理
当他们说起地理时，我已在地理之下，埋葬了多年

13、

我是这个年代的对立面
我的疾病和孤独也是
我是我消失多年的乡村旧居，它被大片的水泥所淹没

我在地理之上
没有痕迹
一小粒灰烬，一枚在平滑的纸张上艰难存活的细菌

我所经历的岁月不值一提
我是渺小的
无需被你们注视

14、

如今，我在后露台上
享受二十一世纪美好的物质生活
雨水洗去了空气中的轻尘
山色更近，更深
天一点点暗，缩小
无法清点这地理之上的平原、河流、丘陵、村庄和城镇
我只能极偶然地看到
生和死
更多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如同我，如同你，如同我们
只有这一刻的清风，这一刻的明月
永远不曾改变

南村故事

1、画地图

这是你画下的小地图
比例有些不符，河流偏离经过之处
必定会在纸张上造成一次不小的灾难
湖泊和特殊场所，可标记的符号
邻近的村庄被重新命名，你的住所也焕然一新
在多少年后被粉饰和装修
包括时间中的不停更换、替代和迁涉
季节和人物在纸片上消失，事物保持在
静止状态，貌似永恒，但并不完美
看不到这许多年的变故
多少年啊，湖泊上建起了电影院，那是我们离开后的事
被拓宽的街道依然狭小
年幼的伙伴们开始生儿育女，忧心忡忡
生活依然艰难，母亲依然严厉
我们也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小心谨慎
还有对普遍认识的一点点叛逆

2、讲故事

月亮明晃晃的
云朵飘啊飘，白得像莲花
这只是歌里唱的
我没有见过
万恶的地主和旧社会
79年，我们还用
炒麦粉和咸菜充饥

吃鸡要等到过年

夏天晚上的黄家大院
默默的黑，失明者心里的悲伤
老地主被处决了多年
后人流落远方
庭院积水，厅堂长草
我在竹榻上等天亮
听见多大的风啊
一下子吹走了
靠窗的半爿天空

3、听雨

半夜，躺下听雨
声音直立着
雨声垫在身下
做的梦，水一样流来淌去
很安稳的样子
似乎过去的
所有光景，又重来

4、我们动身，去 80 年

去吧，儿子，去看电影
去花龙堰，去浦沿，去陌生人的垫桥头
那些夜晚将重获自由，高音喇叭的恍惚声音
也不再在十五瓦的电灯下折磨你

人太多，就站在幕布后

改变这个世界右撇子的习惯
这是我的经验
也不要怕下些小雨
没关系，总有一些伞在你头顶
胶片沙沙地响
一大片湿湿的头颅多么安静

5、乡下

我的乡下，房子低矮
败落的院墙紧锁着秋天的落叶
祠堂荒芜，石板裂碎
荷叶斗缸蓄积着经年的雨水
金鱼们死了，包括她们小小的鳍
和闪亮的鳞片
三十年前，我离开时
竟忘记了她们
如果她们还活着
应该像我这般苍老和世故
房子里的空气是旧的
有点发霉的绿
我的睡眠，覆盖着多年的灰尘
和蛛网。窗玻璃还完好
田野上白色的大鸟正缓缓飞过
秋天静得像在倾听些什么
似乎过去的年代重又来临

6、垫桥头

垫桥头，在公社的东面